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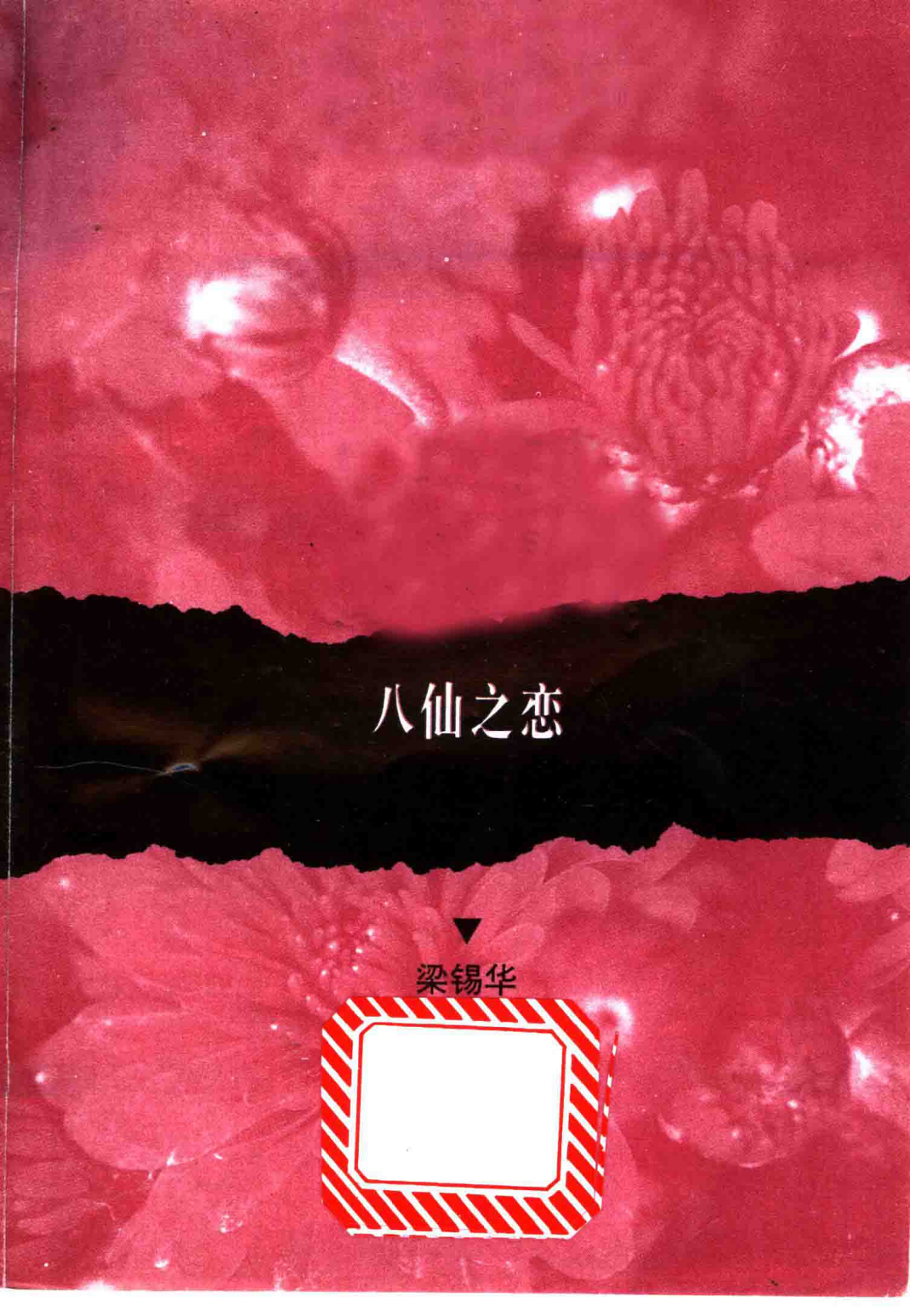
□ 梁锡华



欣赏万花筒，
角度调准了，筒里
岂止万花，亿花都
有呢，实在奇幻极
了，到一日，竟看到
了自己原来也在某
筒里转来越去……

八仙之恋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a vibrant red, featuring a close-up, slightly out-of-focus image of a flower, possibly a gerbera, with its petals and center visible. A thick, solid black horizontal band cuts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image, creating a stark contrast with the red background.

八仙之恋

▼
梁锡华



(沪)新登字 101 号

总体策划	陈子善
	辛雪梅
责任编辑	孔令琴
封面装帧	王震坤

都市名家散文

八仙之恋

梁锡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25 插页 4 字数 162,000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208-02232-1/I·39

定价 12.00 元

目 录

八仙之恋

八仙之恋	3
明翠幽苍	11
登山复登山	22
山海新经	26
秋色如醉	35
情系一环	40
二人世界	48
怀旧望远	52
吃喝漫语道香江	56
下午茶经	62
怕此猫狗	66
漫语慢蜗牛	70
鹊爱	75

一墙之隔

来鸿去雁	87
------------	----

难消的好意	95
清明时节语纷纷	101
扇之善	107
一墙之隔	111
接赋	118
助理之妙	122
枷锁满身哀自由	126
头上那一把	130
追求	133
如歌如梦的独立	136

明月与君同

博士“真腻拖”	143
花街柳巷漫徜徉	155
挥袖话爱情	161
挥爱情话袖	170
低眉窃笑的男人	177
明月与君同	181
独立苍茫自乐诗	189
我为山狂	194
贵格又春风	199
英伦忆旧(节选)	203
从老人家到魏雷太太	203
表情、心意和话语	207

众生相	212
锁雅士	219
还“乡”记(节选)	227
逍遥利	227
冷冷苦航	234

大小万花筒

醉于最	243
牛仔裤	245
唐装万岁	247
色	249
善恶轮回	251
瞌睡篇	253
惧内	255
圆祸	259
汽车、气车	263
测情器	266
防癌洗衣法	268
不知水味	271
文学怎么了?	273
走运的龙	276
迎拒拒迎之道	278
跟鬼走	280
大小万花筒	282

抓住不放.....	284
编后记.....	288



八仙之恋

八仙之恋

一来就爱八仙了！爱这峰、这岭、这山，还有，下面的水。

他们首先是带我到博文苑的。博文、博文，博我以文，这宿舍应该好得很呀！

他们说，是最合适的了，面对火车站，出城顶方便：看戏、吃大菜、购衣物……可是自己心里却不是味儿，因为戏、大菜、衣物，像肥皂泡，都不大相干，而相干的是车站的人潮。再竖起耳朵测音响，唉，铁轮钢轨日夜隆隆，加上铁路局职员不停训导旅客的“注意安全”播音，很要命的。

不惬意之后，翻了几个山坡。好了，这里是一幢高楼，名叫第四苑。

走出第八层 A 座露台，一举头，惊艳！原来远处青眼盈盈直望着自己的，是八仙岭。

“下面第七苑还有空单位。”带路的先生说。

拗不过他的好意，我跟他走。但一见钟情之情已经定了，而情贵一、贵真、贵深，所以，到了那边，随上随下，绝不滥洒半痕回眸的眼色。

从此，日夕对八仙，任朝曦晚霞，捧来又送走寸寸黄金样的韶光，到今天，几近9年。9年，最少添我90根无本生利的白发，然而，峰峦却不老，青眼更青。

不老的一脉绀碧，自然有仙则灵。可是，那8个峰头，除了最东的仙姑峰和最西的纯阳峰，其他6座，都似乎没有严格规定的称号。因着这个原故，钟离权（汉钟离）、张果老、韩湘子、李铁拐、曹国舅、蓝采和这六仙如何各各耸立，就任人自揣了。突出何仙姑和吕洞宾是有理的，因为仙姑据古书所记是“往来山顶，其行如飞，能预知人事”；纯阳祖师当然更厉害，他除了练就“延命之术”，更精通“上真秘诀”和“天遁剑法”。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仙家，他名下的山峰高出诸岭，谁曰不宜？令人费解的是，唐人的吕氏子本来十分困顿无聊，武宗时他两举进士不第，而年已六十四，在失意浪游中遇上钟离权之后才获登仙籍，但怎么他竟骑在老师上头雄据仙榜呢？想来也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吧。所以别的不谈，单以做人不必叹老嗟卑这一点励志作用来说，已够我们长对八仙岭而景仰无限了。

事实上，八仙之美，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随季节而显得春秀夏媚，秋肃冬寒，这是任何人都能想象的了。但真正摄眼的，却是那变幻无穷的山色。如果说人与山的正常关系不是单边的人望山，而是双边的人山互眺，也即李白所云“相看两不厌”的“相看”，那么，两者在这件传意的事上，相差就不可以道理计了。因为人看山，

不是惊讶就是喜悦，但山看人，却七情上面。八仙有灵，即使不讨厌我们表情呆滞，也会笑我们过于单调了。

为亲更多的山色，书斋改充书库和杂物房，饭厅却成为日夕盘桓的工作间。爱色不爱食，真的！

山色——山的七情！这几簇壮美的峰峦，天天弄形弄影。或戏耍着云霞，为自己轻盈地戴一顶白帽；或伤时感事，沉重地给自己罩起百叠黑冠。白也罢，黑也罢，那份情怀，都深远。

在雾漫漫的日子，八仙干脆不以面目示人。这时候爱山者会悬念，猜想他们已借雾高飞，全体远赴西王母那边朝圣去了。

大晴天也未必是山色明艳的保证，特别在炎暑之时。那注满四方的蒙蒙，是微蓝透白的依依烟霭。八仙就在大幅净绢的轻裹下，从早到晚，寻梦。也许入定。总之全是佛家无色无相的超凡色相。

天若朗健得爽澈、清畅，八仙的色，不免时刻系人情怀。晨曦和夕照慷慨的大笔，漫染山阳山阴，这当然较日中时分扬泼出更绚烂的神话和传奇世界。唉，不定睛看，你不甘心。定睛看，久了又给彩丽漂得目眩魂荡。这里，是给什么仙洒落橘子汁？那里，又是给什么仙榨下葡萄浆、柠檬露呢？静云悬空作陪衬，是明灰也好，暗靛也好，都透鲜透艳地不沾愁色，连厚重部分，也予人美玉晶晶的温润感觉。也许天公就是垂顾阴惨的尘寰，特意揉碎长虹，不断为我们撒下缤纷的遐想，在岭头、在山脊、在峡

谷、在溪涧。瓣瓣华彩，嫣然送走那翳入明朝的黄昏，乘夜色从山的隐密处升腾，又攀附星芒，下凡转朱阁，低绮户。为爱山人将短梦加长，把碎零零的残梦搓圆，并为沉默的梦滴满清响。每一痕梦影，于焉闪耀着山颜，留与发射金箭的晨光，珍重地遥寄给永远。

八仙是常绿的，“送青”的本领，不只“排闷”，更是透隙穿墙，因为，那绿不但能照亮，更能笑、能叫、能摇。笑落你的愚鲁，叫醒你的神思，摇起你千万钩的创造力。这样，不论你昂首悠然高举的是文笔、画笔、乐器、试管或别的什么，你会拥抱着八仙的绿情，驾驭风云在十里洋场绿意之上，挥擘出一个比青草更青的世界。

绿，生命的绿、突破隆冬黑压的绿、创造性的绿，更是，文学的绿！数一数吧，多少不列颠的健笔，是源出，且情牵爱尔兰的无垠碧野！

雨中的八仙，在天地的漠漠泪帘笼罩下，看来似乎淡寂而凄迷，但其实众峰蕴结的沉毅悲凉深又深，宛如勇士纪念为国捐躯的同胞，哀悼之后，确知光明的日子必然随阴霾扫尽而展新容了。

不是吗？论八仙之美，应当首推雨后。看，每一角山野，都涨溢万斛撩眼的新翠，呼送着灵气宛若蓝田碧玉。又如钱塘浪头，抢涌入观者眼帘，定意要沁人心魂并四肢百体。有血脉拒奔流，有末梢神经懒掀动的么？像一叶满贮早春晨露的白帆，谁不迎风扯直绳索？谁不起锚乘青青鲜浪破入光艳万丈的琉璃汪洋？

洗净尘虑的雯华，是八仙头上的秀发。如斯清景，黄庭坚在八百多年前已举目吟赏了：“去年新霁独凭栏，山似樊姬拥髻鬟。”（《宁子与追和予岳阳楼诗复次韵二首》）。当然，这种说法只合奉赠何仙姑，因为其他的七仙俱属男性，他们明显和堕马、倭堕或别的什么髻式无关。但雨后云霞万变，也会阳刚地怒发冲冠的，有时纵横上下一柱柱或一环环，霎然就有剑拔弩张的奇势了。而撒豆成兵地把整个天空黏遍棉絮，八仙这项法力更叫人肃然起敬。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黄庭坚，就肯定云起于山或云拥峰岭是事出有故的，所以有“个里宛然多事在”的讲法，并暗讽尘世的碌碌无知者为“世间遥望但云山”。想来在现代，给科技迷糊得满头脑尽是机器的一般男女，若开眼尚存“但云山”之感，已很不容易了。怕只怕，黄官多少士，在沙田天天邂逅八仙，却竟然胸中无云无山——雨前懵懵，雨中蒙蒙，晴日空空。地灵哺育不出几个人杰，那才叫创造和营造同样咨嗟惆怅。万一俗气弥漫，八仙虽存实亡，有心人就该靠水依山，作同声之一哭了。

偶尔，在清晨，或雨后，八仙近腰或山脚处，给造化拈起素笔长长的横拖一两痕乳白，轻盈得像腰带、像衬裙；那秀健的仙姑峰，就有招岚起舞的姿态了。隔着吐露海港凝望，延伫的山下人，就不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只想纵身飞渡到那边，依附也好，融入也好，总得叫那明霞把自己一款摆而上瑶天，是白天或黑夜都无所谓，这样，才不致像屈原徒然怅望而自怨偃蹇，却将王羲之的《梦仙

谣》一动而化为现实，是真正的“瑶台绛节游皆遍”了。

一堵凝重的黑，或一轴梦幻的暗。这是八仙晚影，在深紫莹莹的清夜。峰峦之后再峰峦，默默之后仍默默，而再远，再远，朝北，这里激啸的，又岂非“怀归路绵邈，览古情凄凉”的心声？但，四野无处不泛传的，只是万虫无尽的密语、蜜语和私语、思语，把大气漾成无限的圆：绕山、绕林、绕一朵花、一根草，也绕到蜗牛的角尖。轻轻转入人耳轮的，则幽幽咏叹而成永恒的美调。

或夜、或昼、或昏、或晨，特别在暑日，八仙的周围和前后，会无视时间和空间而跃起万马千军。那飞、疾、寒、亮、尖、长、蛇突、龟缩、吐银、掷白的一闪、再闪、多闪的电光像神灵的启示贯通幽明，敲响轰轰洪雷，聚拢千秋上下的积忿，而无声有恨齐呼应的，是多少皱庞眉、鼓怨腮的沸腾墨云堆！他们，千百簇，滔滔然驱长风劈山斩径，攫获明人王季重所谓“其气无往而不怒也”的炎夏肃杀，不让秋冬那一份专美于后了。彤云充塞且回转天地，又在光闪闪、声震震、气腾腾的威仪下君临万邦，那壮景是叫人惊心动魄而又绝不在窗后退缩半步的，因为，眼前的八仙，不惊惧。依然屹立，依然挺身昂首，是八仙！这真如宋人程颢所说“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我们若奋发淬砺，要不辜负这个严肃宏丽的时刻以至不辜负这个时代，岂非也该如此？

如果随光、随声、随四泻墨色泼临的是横扫六合的天水，整个繁杂的世界，一转眼，就隐入滂霈迷漫的湿白

——是亿万雨绳密织，用以接天连地的广幅。雷霆过后，八仙凝睇。亲切润泽的平安信息，又骀荡在人间了。

少见的是飓风警号高挂，且寸寸空气都成砍杀草木的尺尺飞刀，而又豪雨延宕的时辰。天不明丽；云重、厚、多，却疾驰快冲如雪崩，如石滚。八仙上下，全是调兵遣将的景象。灰黯层层，翻飞散乱和凝聚组合无非分秒间事。摇撼霄壤的，自然是不雷亦轰轰的怒飙。但，你信吗？那无形无象的狂风动态，却让飞鸟刻划出其形其象了。谁料得，近十只的野鸽，竟然在这万众辟易的风暴中有离巢的心和翱翔之能呢？顺流，它们翅一扬已越十丈。逆流，它们奋翮，翼不折，胸挺羽乱而不伤。虽然反向怒飞十尺之遥也显得费尽心力和气力，但它们毕竟能出游、能回巢、能上屋檐、能投林，或下地。这是奇观，是壮丽的力之舞。在八仙前，气流的快笔，写下它们光荣的一页抗暴冲天史。

上面的情形是少见的，因为飓风怎能不挟雨？但今年6月吹袭香港的哈尔，正是这派风度。虽然，雨，到底，先萧疏，后滂沱而至，但那时哈尔已经呼啸北征了。不久风沉雨息，鸽无恙，人无恙，八仙更无恙。

八仙脚下的水——吐露港，长年寂寂，厌尽繁华，原是为峰峦自照而设的。最好最美的水，大多数不过为山作注脚。山可以脚下无水，但水不能面上无山，否则近处一眼茫茫再加远远的一线茫茫，就只配刷空和刷白人的心灵和头脑了。有时会设想：假如借得天神巨手，用五个

指头把八仙一下抽离地面，或者相反，把八仙重重一压而叫众峰完全沉入地心，吐露港又如何呢？是水高？是水低？是水绿？是水黄？真难想象。但肯定的是：水丑！

八仙岭是吐露港之灵。在如今这个水源污染日增的邪恶世代，要是人不改悔，到一天必招天怒神谴，而八仙将以澄澄慧眼去见证这一切。

我一来就爱八仙了！但快要挥手扬巾的对象，竟然是这峰、这岭、这山，还有，下面的水。骊歌，不肯谱，不忍谱，惟请夜虫为我殷勤唱别情，又托风漫播四方；更乞春霖秋露，把滴滴味兼甜苦的音符，扣在八仙呵护下中文大学的花草、树木、楼宇之上。人去，梦断，爱存。即使轮回再轮回，生，毕竟，还……是……如寄！但和八仙结缘后，彼此细牵眼帘而酣然卷入眸底的每一段青青，是，人与仙，仙与人之间洗尽红情，却又深怀绿意的绵绵恋念。

1985年6月20日